



E-mail:hdzk@ycwb.com

羊城晚报



文周刊 · 广角

2021年2月21日/星期日/副刊编辑部主编/责编 吴小攀/美编 陈健怡/校对 谢志忠

A6



内容重要 但更注重叙事方式

在现代叙事中,不再专注于故事内容,而是更注重故事叙述的方式、叙述者的声音与接受者空间等,在“线索”“视点”“时序”等要素中,形成“多声互文”的叙事趣味,也为当下新生代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创意起点。

《你好,李焕英》女主角贾小玲对平庸的成长经历给母亲添了很多麻烦深怀歉意,对母亲意外早逝更是痛悔不已。母爱永远是人类最深沉的共通情感,但也是讲了太多难以出新的故事。《你好,李焕英》的故事创意点在于,女儿贾小玲穿越到上个世纪80年代,与20多岁的母亲李焕英成为好闺蜜,因时间的错位产生了新型的人物关系和诸多有趣的细节,同时引起了观众关于人生多重可能性的想象。《人潮汹涌》中顶级杀手周全因意外“失忆”,推动了双男主身份互换。通过互文性的双线叙事,完成了人物的自我认知和救赎,传达了最可贵的生命状态是“身家清白”“善良仁慈”“努力上进”等价值观。传统神话哪吒的故事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,但《新神榜:哪吒重生》却为哪吒设计了一个现代城市青年的故事,“平行宇宙”成为架构故事的特殊结构。《刺杀小说家》更是把现代叙事运用到极致,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不再独立,而是互勾连、互相影响。

一个IP已经连续出品7部影片,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,也着实不易。《熊出没·狂野大陆》具有了科幻类型风:神奇的“狂野大陆”刚刚开张,人可以从自由变身各种动物,享受无比的自由和欢乐。导游事业受挫的光头强和熊二组队参加乐园大赛,却发现狂野大陆的惊天阴谋。根据《阴阳师》改编的《侍神令》讲述穿行于人妖两界的阴阳师晴明拥在人与妖为伴的过程中,与彼此暗恋的同门师妹、视自己为主人的众妖共同守护平京城的故事。《唐人街探案3》则借助此前的IP,赴日本继续搞怪侦探二组故事。

综观7部影片,都不满足于单线、写实的传统叙事,刻意于多重世界、多线程叙事、多层矛盾、多次反转的故事设计,在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下,讲述关于人与亲情、人与世界、人与历史、人与人、人与自己的复杂多变的关系,进而表达人的幸福观、价值观、人的善恶抉择等深层次人性故事。也因此形成了春节档特有的话题现象,因为每一部作品都有埋伏的“梗”或“桥段”,都有彼此互文的摇曳待解的意义空间,甚至因此产生评价的两极分化。



春节档电影为什么这么火

□刘海玲



2 场景“惊艳” 工业化制作渐趋成熟

电影是现代高度依赖科技文明而获得表现力的艺术样式,也是涉及百余专业工种的全产业链文化产品。外在的科技含量、工业流程、类型特征、商业价值等,与内在的艺术品质、文化观念、思想内涵等共同构成电影独有的综合性。因此,标准化生产一直是国产电影在市场化以来不断努力的一个方向。

国产电影工业化的显性特征是推高了电影的制作成本,电影学者饶曙光断言,“小制作不能创造出大回报”是“电影工业的基本规律”,工业化让电影的科技含量和制作水准抵达世界一流。

春节档的7部影片呈现了国产电影工业化的面貌。数据显示,7部影片投资均过亿元,其中《唐人街探案3》《刺杀小说家》《新神榜:哪吒重生》《侍神令》《人潮汹涌》超过3亿元,甚至达到7亿元。巨额投资助力主创最大程度探索影片视效和故事表现力的边界。如《唐人街探案3》,在日本拍摄大场面,由王宝强、刘昊

《唐人街探案3》《你好,李焕英》《刺杀小说家》《熊出没·狂野大陆》《人潮汹涌》《新神榜:哪吒重生》《侍神令》……7天7部影片创造80亿元春节档电影票房纪录。7部影片虽然类型不同,故事各异,但都有着新生代中国电影的共同面貌:“创意”+“工业”的“新高概念”电影景观——



然、妻夫木聪、托尼·贾、长泽雅美、梁谷将太、铃木保奈美、浅野忠信、三浦友和等一众日韩全明星阵容出演。《刺杀小说家》由雷佳音、杨冪等明星真人扮演,《流浪地球》的班底制作的特效镜头超过2000个,精湛的3D设计和制作让凡人与恶魔大战的场景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,使小说中的玄幻世界更加精彩。同为玄幻类型的《侍神令》有53个独特的CG角色,20个扮演重要角色。8家供应商参与制作2300个特效镜头。其中Tau Films是一个全球创意内容和视觉特效工作室,WYSIWYG工作室则是韩国团队。真人加视效的制作风格,实现了《侍神令》人妖共存的玄幻世界构建,很多场景可谓“惊艳”。

即使是《你好,李焕英》《人潮汹涌》《唐人街探案3》等偏现实故事的影片,也以专业性、精细化工业制作完美呈现现有的人物造型、场景造型、行为造型,使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三线城市、现代都市上海和日本东京等地发生的故事具有了真实可信的代入感。



“亲情”“正邪” 情感触发的关键词

综观春节档影片的情感触发和价值观传达,思路 and 方向清晰明确:“亲情”和“正邪”是关键词。或者为了拯救平京城百姓及生灵不受残害(《侍神令》),或在对抗黑恶势力中找到自我和自信(《新神榜:哪吒重生》),或在追求快乐或金钱的欲望中认识到欲望之于人的真谛(《熊出没·狂野大陆》《人潮汹涌》),或是借助母女、父女的伦理情感来推动故事发展(《你好,李焕英》《刺杀小说家》)……稍触及历史的《唐人街探案3》中,密室谋杀的内核也是被父亲抛弃后的血亲复仇。总之,在思想内涵上不再高深莫测,更不似是而非。在故事层面注重对主题的清晰梳理,对人性的自觉表达,对人物关系的合理搭建。

但影片故事对观众的情感触发把握上,7部影片所达到的效果大相径庭。最成功的无疑是《你好,李焕英》,与观众最隔膜的则是《侍神令》。

在艺术心理学中,关于艺术与受众情感的研究告诉我们,情感分为认同性情感和否定性情感。恐惧、惊悚、厌恶等否定性情感,往往通过视觉、听觉的感官传达即可引起相应的身体感受;但肯定性情感更能引起观众的认同和共鸣,如以“爱”为内核而产生的喜悦和悲伤,以“正义”为内核产生的憎恨和同情。也就是说,肯定性情感是心理认知与身体感受相结合而构成的情感类型。《你好,李焕英》的故事来自贾玲的亲身经历,包含着对母亲深爱 and 愧疚的深情。母爱之伟大相较于子辈回馈的不足成为一种普遍现象,因此对母亲的愧疚感是现代人的心理原型和情感软肋,极易被触发。受众对尚未走远的上世纪80年代既熟悉、亲切又有新鲜感,有不隔膜的文化背景。影片在前半部分富有节奏的喜剧铺垫,充分调动了观众的观影趣味和情感认同,从而集中了银幕注意力。因此当贾小玲醒悟到母亲李焕英也是穿越而来,只为达成女儿的心愿时,观众也一触即发,再次被母爱感动。

而在讲述时代、地域、环境、人物与观众相距遥远的故事时,因缺乏必须的文化背景和经验认同,如果编导没有预先铺垫、有效引导,逻辑勾连,则观众始终与银幕隔膜,不能给予持续的注意力,更无法产生共鸣。《刺杀小说家》《新神榜:哪吒重生》和《侍神令》都是如此。

不一定完美的《你好,李焕英》《唐人街探案3》票房已超30亿元,而同样富有创意制作精良的《刺杀小说家》《新神榜:哪吒重生》《侍神令》等影片却面临血亏。今天的观众既宽容,又不宽容,值得电影人深思。

促使反思的悬疑推理

犯罪悬疑小说无疑是世界上最畅销且受众最广的类型书籍之一,不过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增强其文学地位,人们普遍认为悬疑小说的娱乐性必然以牺牲思想深度为代价,即使是推理小说大师多萝西·赛耶斯也认为:“侦探小说并不能,或者假说它永远不能,达到崇高的文学成就……它很少涉及人类激情的深邃幽微之处。”但此定论显然不适用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尔加·托卡尔丘克。

托卡尔丘克在完成被誉为“颠覆写作传统”的后现代主义作品《云游》之后回归传统,用通俗的犯罪悬疑故事为载体写下《糜骨之壤》,同时赋予它剑指“人类中心主义”“父权主义”的内核,表达万物有灵,生命无贵贱高下之分的生态女性主义哲思,抵达严肃文学之“人类激情的深邃幽微之处”的跨界书写。

《糜骨之壤》的故事发生在波兰与捷克边境的一处小镇,那里有着漫长的冬季与大量野生动物,亦有着悠久的狩猎传统,女主角是一位痴迷占星术与布莱克诗歌的动物保护者,面对日益猖狂的盗猎活动深感痛心无助,村镇里接连三地发生血案,女主角坚信这不是人为而是动物的复仇,一场有关不同生命之间的战争伴随着诡异的谜团展开……

仅以推理小说的标准而言,《糜骨之壤》是一部出色的社会派推理作品,同时又严格遵从本格推理的要素,将一切能证

创作谈

□汪泉

步入黄公望的精神之境

若把中国历史看作一个人的历史,某时某地的某段历史也许是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际遇,或可影响此一人一生的命运和性格。窃以为南宋末年的杭州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。南宋末年的杭州作为都城被元所破,皇帝后官被掠,新皇帝流亡天涯,文人科考之梦破灭,“南人”被贬为最下等,正如一个富贵之家,一日突遭破败。此时,文人精英阶层的命运遭际正是此间杭州最典型的写照;在杭州众多的文人当中,黄公望又是最典型的人物之一。

当初我写作以黄公望为主人公的《闲云出岫望黄公》便是出于这样的考量。黄公望生于南宋末年,从小听着元军的马蹄声长大,自小失怙,聪明过人,改姓后在其嗣父的培养下本可青云直上,可惜科考停摆,在元朝的畸形官场中作为一个小吏,他很快被排挤出局,“吏员脏罪”的他中年再次进入官场,但最终被陷囚下狱。为了生存,他罗织了广泛的社会网络,包括文人画士、社会名流、各派宗教人士,直到他真正步入全真教,方才奠定了他恬淡通透、专事诗书画的诗人人生。

在写作的过程中,我一直在追问这场书写的价值和意义。我要给读者提供何等的感受,尽管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体验,但就是想复原一个活生生的黄公望,以此再现当时时代的杭州文化状态,以期影响读者,步入高远的精神之境。

絮语

□网维杭

“看书”不算读书

闲暇时间增多,居家读书,当然读的多是闲书。

从书架上取出一册《张继高散文》,过去也随便翻阅过,却不曾全文阅读更没有细读过,眼下就翻阅得仔细些,发现收录的文章许多标题就很吸引人,譬如“酒士”“雅痞”的时代来了”“从‘雅痞’到‘雅废’”“精英的消失”“知识分子应该像鸟”“浑沌”……这些发表于三四十

年前甚或更早的文章,视野开阔,说古道今,对天下人事、世风民俗、社会万象评说臧否,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,高见妙论迭出。张继高早年就读燕京大学新闻系,后来在台湾以新闻人、音乐人、文化人的渊博知识和学养名重一时,被誉为“文化奇人”“台湾第一才子”,他的许多见诸报刊的文字,被千千万万读者以剪报、影印或者传抄的方式流传、收藏。据说他奉行“不出书、不教书、不上电视”的“三不主义”,因此生前出书极少。

这本散文集涵盖了张继高倡导的精致文化的方方面面,举凡读书、教育、音乐、传媒、社会、世象诸领域,多有涉猎,见解精辟。比如《九种人不太读书》一文,先述老友为女儿新交的博士男友伤神,因其“虽留美六年,学有专攻,但知识的横向于无空间”,“粗鄙无文,语言乏味”,“只知把女儿带往俱乐部、卡拉OK,作者由此有感而发称:‘今天的人对“读书”一词,定义太宽。因为“念书”不是读书;“看书”更不算读书。’“真正的‘读书人’不是很有名,问题是大家误把念书的和看书的,都算成读书人了。”

文中提到有九种人都不太读书,包括:居高位、自觉有钱、声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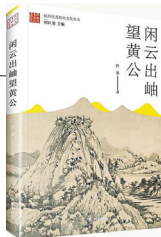
微观

□王生

从苏轼的视角理解苏东坡

李一冰新著《苏东坡新传》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位千年前名人的新视角。乌台诗案前,苏轼一直在各地“磨勘”,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熬年资。有一年深秋,苏轼听说老家的收成很好,就辗转不能成眠了,写下《秋怀》:“今年秋应熟,过从饱稻黍。嗟我独何求,万里涉江湖。居贫岂无食,自不安畎亩。念此坐达晨,残灯翳复吐。”夜雨绵绵,深深悔恨放弃当年的田园生活,入仕从政,后悔得睡不着,通宵达旦。

虽然苏轼对进入官场“后悔不已”,然而从老百姓的角度看,没有比他更适合做官的人。苏轼一生政绩众多,每每为百姓歌颂,甚至在只是他路过的地方也有建树。苏轼就是一个靠着常识当官的人,然而在宋朝官场上,常识是很不可靠的。王安石变法,变法之一的“青苗法”是最为苏轼反对的。青苗法是年初给农民放贷,让农民交青苗,年底收成时候收贷款和利息,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法子。但青苗法的目的是让国库增



为达此目的,我决定采用非虚构的手段:绘声绘色绘神,打造一个既有扎实的历史依据,又生动可触的人物形象,尤其是通过人物的生命历程来解读其传世名作《富春山居图》。于我而言,写作的最大难题在于寻找其可靠的“信史”,在此基础上方可塑造出一个令人信服

的黄公望来。为此,我到杭州方志馆、浙江省图书馆、杭州图书馆、杭州博物馆、黄公望博物馆等查阅了各种杭州的史书,购买了所有包含黄公望的图书,甚至长篇小说《富春山居图》也在其中;同时,枕边放着两幅缩略的画作:《富春山居图》(包括《剩山图》)和《子明卷》。每每晚上读书累了,便拿起放大镜,在灯光下细细体味,体悟黄公望当初的用心何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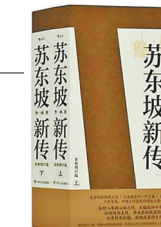
和黄公望一样,杭州在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文人画士,他们的名字灿若星辰,其中以“元四家”(赵孟頫、黄公望、王蒙、吴镇)最为典型,其价值取向也惊人一致,表现在画作中,画境恬淡通透、注重精神追求的人生观渗透其中。这也是这一时期文人的集体性格,表现在诗文中亦是如此,“闲云一片出岫来,袈裟不曾惹尘埃”(黄公望),这种集体性格直接构筑了杭州的文化品格——追求极高的精神享受,且抱有睿智达观价值取向,这种文化内蕴通过文艺作品(诗书画)传承下来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。



于文(名气声势太过实质)、红袍学者(专家、丰艳仕女、媒体宠儿、不细读报刊、不求甚解、没有读书的朋友)。该文1994年发表,曾引发台湾各界人士热议,齐邦媛回忆说:“朋友们相见,常常说最近忙得快成那九种人之一了。”

近三十年过去了,张继高归类的九种不太读书的人,有的依然存在,甚或有了更广的延伸。网络世界,游戏机、自媒体盛行,更多人被微信微博及各种奇巧游戏绑架,哪里还有时间会静下心来读书!流连于碎片的阅读中,满足于忙忙碌碌碌碌,陷于“秀才不出门,能知天下事”的虚幻与混沌,还以为高科技赋予了新世纪人类阅读捷径,从此不屑于埋首读那些足以提升境界净化灵魂的书籍。至于那些傲人的博士专业上,几乎也无暇或无意阅读专业之外的书,即使读专业书也多半只为混张文凭,哪里还肯去花那皓首穷经的功夫?

还是张继高归纳得好:“一个人的才情如要提升,得读些益智或拓宽思维、有助建立价值判断的书才行,这些书要新旧中外都读,而且得消化吸收才有用。”他以为人们所常见的日本人坐地铁时都在读书的风气,虽是好习惯,但也不能算读书,而只是“看书”,仅仅是接触资讯,补充个人的“知性”而已,读书则使人增加“智性”,方法与态度都要比在地铁上“看书”更严肃。又称很多职业人士局限在于资料、报告类的“阅读行为”,只是持续工作需要,好比球员练球、士兵打靶,都算不得读书,“充其量能‘修业’,绝不能‘进德’”。



收,所以层层压任务,到了基层,就算农民年初不需要贷款也得贷款,反正收成是从东坡的时候要还利息。这是一个很现代性的问题。王安石走得太远,想得不够审慎,他想过通过发展金融业充实国库,然而青苗法执行的几年,资金链断裂,被逼破产的人多不胜数,终于被废弃了。然而王安石变法中的“除役法”有实效,对国家有利,是苏东坡赞成的。王安石倒台后,司马光上台,他却要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都一扫而光,这是苏轼所不能容忍的。王安石和司马光斗争的故事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得多了,但在《苏东坡新传》里,作者不仅详细描述了事件,最重要的是从苏东坡的角度来看这件事。因为苏东坡一再上表要求保留“除役法”,被司马光一派的官员目为“叛徒”,反而把他当作斗争的对象。在讲史战队的宋朝官场上,非要穷尽道理讲常识,可见苏轼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。

有悟

□梁爽

阿城日记的不俗处

阿城也写日记,在威尼斯小住,每住一日,都有一篇文字,间或还有素描。若是他的文字差一些,我会更喜欢他的素描。但他的文字是真好,毫不费力地就把你带进去和他一块儿逛,逛着逛着,你忽然从他的闲聊中觉出意思来。

“波隆那市中心有个斜塔,斜塔上有一块石板,石板上刻着但丁当年的话,说,它像一个巨人俯身向我说话。”阿城在谈到当地名胜时,这样说。而他自己却不是这样,他不肯当那个俯身说话的巨人,他和你勾肩搭背,东拉西扯,自由自在,并不让人感到压迫。而每每你要点头称是的时候,他还要一闪身躲开来说,说他表达的只是他自己,绝没有劝你同意的意思。想来,阿城的不寻常处,正在于此。

印象中,读书人似乎是不喜欢世俗的。阿城是个异类。他不信用手拍来一支俗笔,而且还世俗精神以原本的位置。在阿城看来,从莎士比亚到《红楼梦》,拍得多高,都是世俗作品,好就好在它的世俗。“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,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。纯精神的东西,由诗承担了,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。”五四以降,小说变得“太有为”,地位大大地高了,其实是降了。作为艺术,作为消遣,都没能发挥好它自己。若要把世俗做到位了,也是纯粹的一种,论价值,不当在诗之下。

如是种种,跟威尼斯有什么关系



呢?阿城每日读的书、看的报、见的人、吃的饭、开的方子,甚至是足球比分,连同由此而撞进脑子的想法,都在这日记里了。阿城的闲笔,时时处处都是,它们与威尼斯的关系就如它们之间的关系。若说有,就是一时一地,遇了,便写了;说没有,那也是没有,换一个人看、写、说的时间地点,未必行。可感慨的是,阿城说的那些话之于今日,还在同样的相对位置上。而他的威尼斯,是1992年的威尼斯。你说哪个是闲笔,哪个是正题?

所谓闲笔不闲,阿城的日记大概是个绝好的例子。而如此多的闲笔又回答了我阅读前的疑问:为什么叫“日记”不叫“游记”?实在是因为里面什么都有。若是只写沿途风景,多没意思,不如去买一本旅行指南。

记得早先曾读到过一种戏谑的说法,说是千万不要相信作家的日记,因为它们随时准备拿去发表。这回读阿城,发现日记写来就是要拿去发表的,反而不存在隐藏和修饰,真得让人难为情。这一对比,那说法真是狭隘了。真实有千百种,而最重要的真实并不是细节的真实。

这本书还有一个可爱之处,就是它无序无跋,干干净净,丝毫未肯增加一些什么。你想认识他,读他就够了。他的日记就是他的样子,若你想知道自己的样子,别自拍,写日记就够了。

洞见

□王绮婷



促使反思的悬疑推理

犯罪悬疑小说无疑是世界上最畅销且受众最广的类型书籍之一,不过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增强其文学地位,人们普遍认为悬疑小说的娱乐性必然以牺牲思想深度为代价,即使是推理小说大师多萝西·赛耶斯也认为:“侦探小说并不能,或者假说它永远不能,达到崇高的文学成就……它很少涉及人类激情的深邃幽微之处。”但此定论显然不适用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尔加·托卡尔丘克。

托卡尔丘克在完成被誉为“颠覆写作传统”的后现代主义作品《云游》之后回归传统,用通俗的犯罪悬疑故事为载体写下《糜骨之壤》,同时赋予它剑指“人类中心主义”“父权主义”的内核,表达万物有灵,生命无贵贱高下之分的生态女性主义哲思,抵达严肃文学之“人类激情的深邃幽微之处”的跨界书写。

《糜骨之壤》的故事发生在波兰与捷克边境的一处小镇,那里有着漫长的冬季与大量野生动物,亦有着悠久的狩猎传统,女主角是一位痴迷占星术与布莱克诗歌的动物保护者,面对日益猖狂的盗猎活动深感痛心无助,村镇里接连三地发生血案,女主角坚信这不是人为而是动物的复仇,一场有关不同生命之间的战争伴随着诡异的谜团展开……

仅以推理小说的标准而言,《糜骨之壤》是一部出色的社会派推理作品,同时又严格遵从本格推理的要素,将一切能证